

竟陵派与晚明 文学革新思潮

竟陵派文学研究会 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五月



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

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编

主编 张国光

副主编 张业茂

卷之三

1. *Chlorophytum comosum* L. (Liliaceae) - *Chlorophytum comosum* L. (Liliaceae) - *Chlorophytum comosum* L. (Liliaceae)

8. *Streptomyces* *luteus* *var.* *luteus*
S. *luteus* *var.* *luteus*

武汉大学出版社

D085/15

晚明的文学革新思潮

晚明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

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编

主编：张国光 副主编：张业茂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江汉石油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28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307-00032-6/I·2

统一书号：10279·21 定价：2.15元

文選
楊維
賦

一九八五年春
寫

首屆竟渡派文學

詩論三題
翁仲

前　　言

竟陵文学派在中国文坛上崛起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但在这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对这一文学流派进行专题研究的人屈指可数，更谈不上有组织地对其进行探讨和出版研究论文专集了。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竟陵派的改革、创新精神，开始了对其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探讨。现在竟陵派文学研究会在其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的故乡——湖北天门县的成立，将进一步地推动对竟陵文学派广泛深入的研究。

“竟陵派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下旬。研究会成立不到一年就召开了首届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全国十四个省、市的三十二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和业余研究爱好者共一百三十多人，提供的论文四十多篇。大家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对竟陵文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学主张和风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贡献及其局限性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切磋，基本上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大家普遍认为，竟陵文学派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继公安派而起的又一个传播改革、创新思潮的文学流派。

为了进一步交流各地专家、教授、业余研究爱好者的研究成果，特从讨论会前和会后收到的论文中精选了三十余篇编成这个集子。其中有对钟惺、谭元春生活的时代背景的考察；有对钟、谭政治思想、文学主张的评价；有对钟、谭诗画创作风格的赏析；有对钟、谭改革、创新思想的肯定；也有对钟、谭在创作与理论上的弱点的批判。基本上公正的还了竟陵派及其代表人物钟惺、

谭元春的历史面目。

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发行，起到填补我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的作用。这不仅对深入开展竟陵派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会对学术界的繁荣昌盛，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有所贡献。

当然，由于我们研究会还处在初创时期，对这类编辑工作也缺乏经验，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业余爱好者指正。也希望各位前辈和各地同行们继续踊跃惠稿，以期把竟陵派文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借此机会，向一切关心、爱护、扶持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的专家、教授和专业、业余研究工作者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向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甘良华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四日

目 录

应公正地评价竟陵派对文学史的贡献	焦知云	(1)
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论竟陵派诗歌理论的进步意义兼评钱谦益的误说	张国光	(8)
晚明双慧、辉映荆南		
——也谈袁中郎与钟伯敬	魏际昌	(34)
也为竟陵派一辩	王毅	(44)
论竟陵派在明代诗文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尹恭弘	(50)
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的关系	邬国平	(62)
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和历史渊源	谭邦和	(76)
论竟陵派对公安派诗文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易锦海	(92)
“我所必起，人不能废”	周牧	(99)
钱谦益对竟陵派评价简析	胡诗华	(111)
竟陵派兴衰原因辨	王齐洲	(120)
竟陵派三议	彭先兆	(131)
从钟惺《诗归》序看他的诗学观点	周子瑜	(141)
《诗归》文艺观探索	欧阳代发	(150)
从《诗归》看钟、谭的真诗观	叶松林	(159)
钟惺诗学思想简论	张弘	(172)

钟、谭诗歌意境论	王愬	(183)
竟陵派诗论的美学思想	潘运告	(196)
竟陵派诗论及其实践	熊源祺	(209)
关于“幽深孤峭”的断想	蒋松源	(216)
关于“幽深孤峭”的思考	孙建模	(223)
钟谭提倡“幽深孤峭”风格的思想探微	胡恒永	(231)
钟谭的山水文学理论	喻学才	(238)
读钟谭小品的一点感受	殷翔	(252)
论谭元春批点《想当然传奇》	黄中模	(263)
从《评史记》看钟惺的人材观	何朝新	(276)
钟惺的散文艺术说略	方先江	(287)
竟陵派散文的一本力作		
——《帝京景物略》	华敏	(292)
钟惺生卒年及谭元春卒年考辨	张业茂	(269)
钟惺生卒年考辨	祝誠	(309)
谭元春传	张业茂	(309)
钟惺墓	欧阳勋	(316)
剪石台	郭义澄等	(317)
关于谭元春先生的佚事和传说	谭代英	(318)
钟、谭遗迹、遗物简介	刘安国	(321)
附录	邹荻帆等	(324)
后记		(386)

应公正地评价竟陵派 对文学史的贡献

焦 知 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片活跃和繁荣的景象，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对竟陵派文学遗产的全面整理和系统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正是这种繁荣景象的一个标志。

我认为这个正在兴起的研究竟陵派的热潮不同于有清一代对竟陵派抑而不扬的作法，也不同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公安派、竟陵派的那场只侧重于公安派的争论，甚至与解放后只限少数几个专家、学者在文学史中进行的评价也不相同。这次讨论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旗帜鲜明地重新评价竟陵派，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三是具有广泛性、群众性。我们今天成立了“竟陵派文学研究会”即是一个证明。遗憾的是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做。下面我想就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的生平和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谈些个人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

一 什么是竟陵派

明代永乐至天顺年间，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诗文，歌功颂德，粉饰现实，平庸呆板，毫无生气。因三杨位至宰辅，是“台阁重臣”，所以人们便把他们的这种文体称之为“台阁体”。这种“台阁体”统治文坛几十年，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

展。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首先起来批判这种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后来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又继续对“台阁体”进行批判。李攀龙进一步提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王世贞又进一步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王世贞比李攀龙后死二十年，学问、声名都远远超过了李攀龙，因而对当时文人的影响也最大。他们使人们知道在“台阁体”之外，还有传统的优秀的古代文学。人们以为前后七子都是知识渊博、功底深厚的人，于是，在对“台阁体”已经十分厌恶的情况下，便纷纷跟着前后七子跑，“台阁体”便土崩瓦解了。前后七子掀起的“复古运动”是有过贡献的。但前后七子的复古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复古有本质的不同，韩愈是打着复古的旗帜搞革新，他们则是真复古。他们把话说过了头，说死了，说绝了，加之他们的作品模拟剽窃。表面上看，气派得很，实际上生吞秦汉，活剥盛唐，光怪陆离，艰深晦涩，一个空壳。艾南英就是这样批判前后七子的复古文风的。他说：“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于是出现了以袁宏道为首的反对派，这就是公安派。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是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来的。但公安派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主张，他们忽略了文学的艺术性，把轻率、浮浅、庸俗当成“性灵”，这就难免产生流弊。因此被评为“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于是，他们的同盟军钟惺、谭元春不得不同时肩起反复古、反俚俗的双重任务，他们从评选《唐诗归》、《古诗归》入手，提出什么才是古人“真诗”的问题，以此来发动群众。果然，读者读了他们评选的《唐诗归》和《古诗归》以后，“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成功了！从此，“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简单

地说，所谓竟陵派，就是明朝后期以我们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领袖的一个文学流派。

二 钟惺的生平简述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别号退庵。明朝万历二年甲戌（1574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天门皂市镇，天启五年丁卯（1625年）六月二十一日病逝于皂市故居。终年五十二岁。钟惺祖籍江西永丰，明武宗正德中期才迁到天门皂市。他的曾祖父叫钟弘仲，祖父叫钟山。生父钟一贯，任过江苏武进县训导，人称训导公。生母冯氏，生钟惺兄弟五人。钟惺居长。立给伯父钟一理为嗣。钟惺有一妻一妾。亲生子钟肆夏十四岁考取秀才。十六岁夭折，于是立四弟的儿子陔夏为嗣。陔夏又无子而亡。钟惺临死前又立五弟的儿子纳夏为嗣。钟先生的后裔，现在能查到的为十六世孙钟紫山，评书艺人，现已退休。

钟先生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三十六岁中第十七名进士，授行人司，任职八年。其间出使四川、山东，典试贵州。在四十、四十一岁这两年与谭元春一起评选《诗归》。四十六岁在南京任礼部郎中时，在秦淮水阁闭门读书，著《史怀》十七卷。四十七岁升福建学宪，考校兴平、延平、福州三府。四十八岁时，因父丧，居家三年，研究佛经，直至病逝。于天启七年丁卯（1627年）十月十八日（一说十二日）葬于皂市南十里笑城南鲁家畈苏家山。

钟先生一生勤奋好学，潜心著述，不与世俗人往来，被东南人士誉为天下第一个真正好学的人。他的著作甚多，现已流传下来的就我们所知已有三十种之多，除与谭元春合选的《诗归》外，其代表作为《隐秀轩集》，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就曾加以称道。钟先生不仅是文章享誉当时，他的学行也堪为楷模。平生尤喜奖掖后学，推挽才隽。他的忘年交谭元春就是他推

荐的一个人才。

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他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讲求时务，主张实用，反对不正视社会弊端的高谈阔论，这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家的胆识。他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思想实质就是以李贽的思想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主张个性解放。在明末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时期，这种思想无疑是进步的。遗憾的是钟先生处在明季那种极端腐败的时代，一些嫉妒他才高的小人有意压抑他，使他终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仅以诗文为当时师法。

《明史》及府、县志乘均有钟先生传。谭元春写的《退谷先生墓志铭》对钟先生一生行事记载最为详尽。

三 谭元春的生平简述

谭元春字友夏，号鹤湾，又号寒河。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其故居位于今天门县新堰乡谭家垸。家世以耕读相传。童年接受舅父的启蒙教育，显出聪颖过人的天资。于万历三十二年结识钟惺。虽然钟已是举人而且比谭长十二岁，但在诗文理论上对谭极为佩服，因而订为忘年之交。在钟先生举进士，供职北京期间，谭先生在湖广刊行了自己的《简远堂诗》、《虎井》等集子，并编行《鲁文恪诗选》。这些诗文也曾见赏于当地的名流、学使如朱无易，葛屺瞻、周云吉、徐日久、蔡敬夫等人。但是，他在仕途中却极不得志。他从十六岁为诸生后，乡试连年失利。万历四十六年，他的试卷竟被判为“文奇”受到黜等的处分，连秀才的资格也被褫夺了。直到天启三年才以恩贡荐入太学学习，这本来是一次能参加北闱乡试的机会 可是这年也未录取。据谭氏家乘记载：当时大宦官魏忠贤曾给谭先生以连捷三元（指天启四年甲子的北闱乡试，五年乙丑二月的会试和同年三月的殿试）为诱饵，企图将谭先生罗致于门下。但谭先生采取

了泼墨污卷及托故不入闱的办法予以拒绝。这可能是他未中举的原因。天启七年，才以解元领湖北乡试额。而在此前一年他的好友钟惺已去世了。在钟先生逝世后，竟陵派名望便聚于谭先生一身。于是他继续坚持宣传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并怀着希望和热情，参与复社的活动，积极奖掖后进，仆仆于公车途中。但又历两届会试均未中试。崇祯十年丁丑他三上公车，不幸于正月底病歿于长辛店，终年亦仅五十二岁。

谭元春先生的《黄美中从折水远过》一诗中有句云：“身经世事荆榛路，袖匿新文风水痕。”这虽是对朋友而发，但也恰如为自己写照。因为他正是一个历尽坎坷，要把蕴藏在胸臆中的汹涌奔腾的不幸形之于笔墨的人。他和钟先生一样，也有多种评著传世。

四 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谭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以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为代表的反对派，包括朱彝尊、纪晓岚等。这一派都是文学史上的所谓正统派。钱氏对竟陵派的攻击、诽谤不遗余力。其主要意思一是说竟陵派不学无术。他认为竟陵派之所以能领袖文坛，乃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因为不学无术，所以《古今诗归》“寡漏无稽，错谬叠出”，而那些为了便于不学的人便纷纷聚到竟陵派的旗帜之下。二是说竟陵派的文风“深幽孤峭”，象什么山里的精怪在清吟，象什么孤魂野鬼在说话，象什么梦幻中入了鼠穴，到了鬼国，预示着鬼气和兵象，致使国运不长。三是骂钟、谭先生为“诗妖”，说什么“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根据钱谦益这个调子，朱彝尊在《明诗综》里咒骂钟、谭“流毒天下”，骂他们的诗为“亡国之音。”《明史》在钟惺传的结尾，说钟谭“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对竟陵派的集子仅入存目，还要痛骂一顿。总之，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清时期

正统派文人，一提到竟陵派，差不多总是深恶痛绝，谩骂不止。此风一直延展到本世纪。我们举一个例子：《直介堂丛刻》中有《苌楚斋随笔》正续各十卷，庐江刘声木十枝撰，有己巳（1929年）五月序，随笔卷三第十六则云：“明末诗文派别于公安、竟陵，可谓妖妄变幻极矣！亡国之音固宜如此，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爰记之于下，以昭后世之炯戒！……竟陵为钟惺、谭友夏，俱天门人。”这是鞭尸！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它从反面告诉我们，竟陵派的影响是深远的。

所谓“竟陵出，天下又群趋于竟陵”，确是事实。肯定钟、谭的，以清初诗人王士禛即渔洋山人为最著名。我们已在前面说过了他对钟先生的评价是很高的。被当时誉为南施北宋的施愚山，他与陈伯玑书说，他读了伯敬集，认为对钟惺“不得目以肤浅。其于师友骨肉存亡之间，深情苦语，数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陈伯玑也说：钟、谭的五、七言“真得古人味外味意，后来词坛诸公群吹日噪，忌其名太盛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长洲一位女诗人所著的《绣余集》，内有题《鹤山集》二律，对钟、谭更是无限钦佩。诗云：

一卷琳琅咏，千秋屈宋心。旷怀凌太古，盛世发元音。

久仰天门峻，初窥学海深。欲穷微妙旨，镇日对花吟。

新诗凭雁足，流韵满江南。妙句风行水，清心月印潭。

花封荣不慕，苜蓿味厚甘。想见谈经座，萧然老学庵。

这正说明沈春泽《隐秀轩集序》中说的：“后进多有学钟先生语者，大江以南更甚”，乃是信史之言；而钱谦益诡称“吴中少俊多訾謷钟、谭”完全是不实之辞。湖南王湘绮、邓弥之等是高谈汉魏的人，却非常推崇《唐诗归》，说“唐诗选本则莫善于《唐诗归》。”《日损堂文存》对《诗归》评价也很高。说“予所见数十家诗选，无过此者。”清代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对

钱谦益骂钟惺为“诗妖”极为不满，大声呼喊道：“天乎冤哉！”

被称为右江三大家的袁枚、赵翼、蒋士铨反对复古，主张性灵，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其中又以袁枚为最著名。他一方面批判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误把抄书当作诗”，以考据为诗的诗风，认为“诗之传者，都自性灵，不关堆垛。”同时，对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也表示不满。近代文学的先驱龚自珍更是强烈主张个性解放的诗人。他们的论诗，应该说与竟陵派有一脉相承之处。郁达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把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我们就用他的话作个总结。他说：“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总以抒发性灵，归返自然为标榜，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欧、苏、黄、陆，明之公安、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都系沿着这一派下来的。”

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论竟陵派诗歌理论的进步意义，兼评钱谦益的误说

湖北大学 张国光

千帆竞发，万木争荣；在我国“四化”建设的高潮中，古典文学与古代文论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首届竟陵派文学讨论会的召开，也可以说就是其中的新成果之一吧。湖北省天门县，是全国闻名的教育事业发达、办学成绩突出的先进县，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代表新思潮的文学流派——“竟陵派”的故乡。这个流派，在明末曾经风靡文坛，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向往和崇拜的对象。可是在入清以后，它却遭到许多封建正统文人的敌视，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种种不实之词，至今还障碍着研究者对竟陵派作出公平的评价。为了恢复竟陵派倡导者的历史本来面目，正确评论这一流派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兹以竟陵派诗歌理论的代表作——《古诗归》和《唐诗归》的评刻和流传为焦点，谈谈涉及这一著名的诗歌选本的有关问题，评论竟陵派诗歌理论的进步意义，并回答对钟、谭加以种种责难的传统观点：

一 从李贽的移家黄安、麻城讲学，说到“公安派”的勃兴

十六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它的晚期，在长江中下游的

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此同时，在思想界和文学评论界，也相应地涌现出了一股新的思潮。作为这一进步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活动在现今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省。而当时湖广地区的黄安、麻城和公安、竟陵等县，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分别起了作为这种新思潮的摇篮的作用，从而对于被禁锢的思想界和沉闷的文坛，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巨大影响。

李贽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县）人。其先祖为泉州巨商，四世祖为“引日本诸国入贡京城”的通事官。李贽于一五七〇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在南京七年间，他拜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同时与湖广黄安的耿定理弟兄结识。一五八一年李贽解云南姚安知府任，“遂不归”，携妻女客黄安依耿定理。一五八五年移居麻城龙潭湖的芝佛院。

袁中道《李温陵传》云：李贽在麻城，“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校讎，肌襞理分，时出新意”。他还和耿定向“往复辩论，每一札累累万言，发道学之隐情，风雨江波，读之者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珂雪斋集》）李贽的主要著作《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以及关于小说、戏曲的评点均在黄麻完成。

敢于离经叛道的李贽，终于在一六零二年被明王朝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他不堪迫害，在狱中自刭。其著作亦被明令禁毁。但出乎统治者意料之外的是“卓吾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续刻李氏焚书序》）袁中道也说：“当龙湖被逮后，稍稍禁锢其书。”但“不数年”反而“盛传于世，若揭日月而行。”（《龙湖遗墨小序》）